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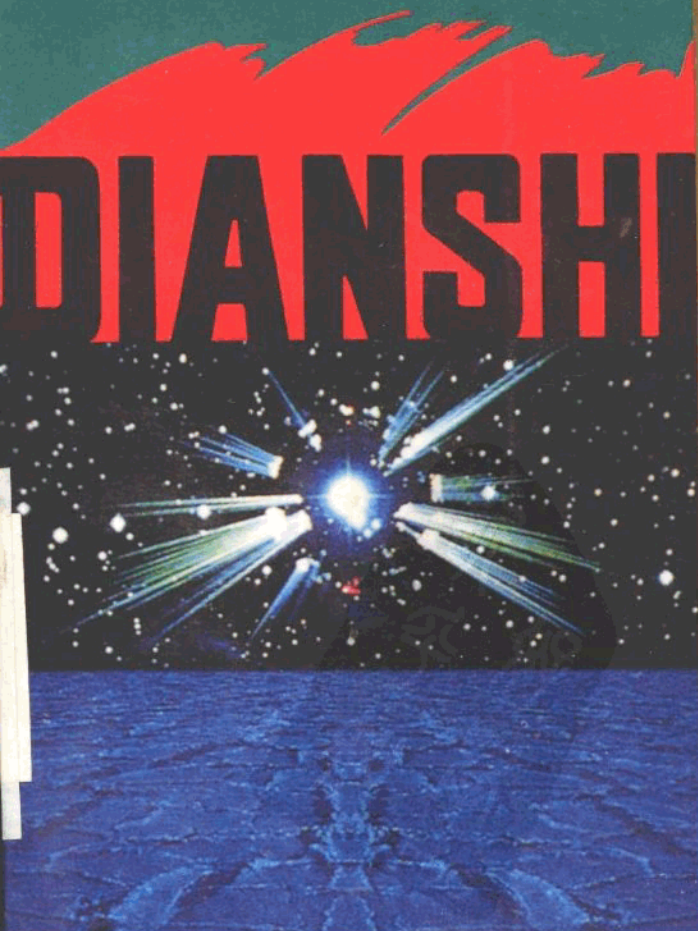
电视文学剧本集

霍雅君
杨正才

辽宁大学出版社



DIANSHI





作者 杨正才



作者 霍雅君

序

李宏林

九月里的一天黄昏，正才和雅君邀我到声屏宾馆的小餐厅聚会，并言明只有我们三人。我知道这是一次在特定时分、含有特殊感情的相聚，尽管有些私事缠身，我还是应邀而去了。

说到正才和雅君，就像葫芦连着瓢，必然要说到辽宁电视艺术家协会。因为我在1985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主席团委员，对随后成立的辽宁电视艺术家协会也就格外投入了一份感情。说到这份感情，就要说到正才和雅君给我带来的欣慰。辽宁电视艺术家协会成立那天，就由正才主持日常会务工作，随后雅君入会协助正才工作。一晃将近十年了，这两位文男文女，将全部精力奉献给辽宁电视艺术事业的发展上，他们的豁达胸怀，创业精神和组织才干是有目共睹的。从省城到各市，他们通过辛勤的工作和精湛的艺术交流活动团结了一大批朋友，受到有口皆碑的赞誉。像最近为大连电视台召开的电视剧艺术生产研讨会，大连电视台负责同志在总结工作时，就着重讲到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对他们拍摄“农村三部曲”所给予的支持。实际这些具体的支持工作都是由正才和雅君做的。正是由于协会工作的出色成绩，我们几位协会主席、副主席才一再力荐正才由副秘书长升任秘书长、副主席。如今，正才又即将被调到省广播电视厅去当官员。正是在这边即将卸职那边走马上任的时分，我们相约聚会，那感情是微妙而又复杂的，所以我使用了“特定”和“特殊”非一般的字眼。

三人举杯小酌，述不尽的流连，言不完的祝福。席间，闻

知正才和雅君准备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一本他们合写的电视文学剧本集，事后二位作者邀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我知道，他们邀我写序不同一些青年文学朋友把我视为长者，希望看到我这个老文学工作者在写序时怎样评说他们的作品；正才和雅君是珍视我们通过电视剧艺术而建立起的十年友谊。我像他们一样，是个十分看重友谊的人，我愿意以此序回答他们友谊的召唤。

说实在话，根据正才和雅君的电视文学剧本拍摄的一些电视剧我没得到机会看，当我读完他们的文字作品后油然而生一种遗憾感：怎么没看到这些相当富有艺术特色的屏幕作品呢！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尽管几度有人把它当作人性论的观点进行批判，艺术实践的真正历史和辉煌，证明了这位文学大师的五字真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近十多年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崛起也证明了，只有从纯理念教义走出来的艺术家，将视角扫向万花筒似的人生，将笔触对准人的丰富的感情世界，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美，并用这美去激励人生。

我高兴地看到，正才和雅君的众多电视剧文学剧本有一个大主题，就是以艺术家的视角去探讨人生。

这种探讨，《空中惊梦》最有代表性。作者为了探讨“人们活着为什么”这样一个永恒的大课题，把各色人物编织进一架客机上，作者无情地制造了一次空中险情，把人们推向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好像医生剥光了需做手术的患者衣服，一刀下去，皮层下面的或红或紫或蓝，暴露得清清楚楚。托尔斯泰说：“任何一部作品的宗旨应该是效益——道德。”作者遵循这一文学原则，真实地向我们揭示了几颗有道德的心灵，他们在仅有的死前一点思考人生的时间，有的将祖传珍藏医药秘方留给大地；有的了却一个爱情梦；包括那名违法违纪干部在临死前的良心复苏，都是激励人生的亮色。作者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自私者的心灵，特别是那个酒厂的假酒推销员，当他将告别人

生时，他惭愧了，痛斥造假者的卑劣，并把假商标像废纸一样扬满机舱。可是当一场灾难过去，他又急速将商标像宝物一样拾起，他再次走向人间，继续以假酒行骗。作者在笔下将这个良智与鬼黠融合一身的小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这个人物对我们窥视当今人生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为了谋求某种私利，或在堂皇的位置上，或在阴暗的角落里，一直以一副假面孔生活而欺骗人生者为数还少吗？尽管有时他们人性复发，但总战胜不了他们在人世间的利己欲望。没有了这类人也就失去了人世间的丰富多采，重要地是我们要认识它，警惕它。关于在生死瞬间表现一群普通人的生态态度，这一直是吸引艺术家们关注的题材，我也曾想有所试探，终因它难度较大，怯步而止。然而他们却勇敢地去试探了，尝试的结果，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可取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以往的单调、僵化的生活画面被打碎了，未曾相识过的新举措、新观念、新追求铺天盖地而来，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空前地表露并交织在一起。从历史的发展趋向来看，这是新旧交替的一种必然，然而必然伴着困惑。就是在这种新的复杂的人生图景下，雅君和正才再次直面人生，发出他们的感慨，从中不难见到他们的忧心。最为突出反映他们对人生的这种关注的，就是他们最近推出的六集电视文学剧本《梦魇》。这部剧，作者已领着读者或观众从一个狭小的机舱里走出来，来到繁华的都市中，撩开遮盖着一伙经商者生活的帷幕，我们看到了当今中国最为时髦的公司经理、公关小姐、女秘书、画家、侦察员等等，作者巧妙地把这些很具时代特色的人物编织在两起也颇为流行的谋杀案件中，从中我们认识了在商潮中站住脚后恶欲膨胀的总经理陶光浴；认识了经不住物质享受诱惑而又饱含痛苦的谢冰莹；认识了家庭秩序被打乱而由此走向复仇极端的画家柯辛泽；还有那个出卖肉体、依人为生的伊娜和质朴、干练的侦察员齐鲁等等。人物可谓众

多，但都被笼罩在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氛围中。一起起案件，一出出个人的悲剧，一个个家庭崩溃，作者的笔是如此的冷峻，他们要告诉读者或观众什么呢？我觉到作者的思考是深层次的，他们是从人生哲理的角度去探索人生，尽管表面冷峻，但是他们却是在热心地告诉人们：社会生活是有秩序的，人的欲念应限定在理念之内，一旦放纵个人的欲念，生活就要出现悲剧性的混乱。这是一种警世的劝诫，对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人很有现实意义。

此外，如集子中收进的《彩色的河》、《酸辣苦甜》、《春雨》等，或以改革开放后的都市生活为背景，通过一批有志于在商海中弄潮的当代青年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从人生体验的高度，去呼唤美好和真诚；或从老年人黄昏恋的视角切入，以揭示人生的复苏为初衷，用情感的热流去温暖螺寡的老年人孤寂的心灵；或以教师的付出为支点，通过对真善美的张扬，去昭示为人师表的庄严和神圣。所有这些作品，俱都与人生意义这个大主题紧密相连，俱都以局部的生活画面为缩影，去折射时代的进步，讴歌美好的人生。

正才和雅君的创作起点高，这是源于他们各自都有较深厚的文学修养：正才作了多年的戏剧、电视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从事剧本和理论文字写作，剧本创作中的利弊，早已心中有数，当他在写作电视文学剧本时实际是在除弊兴利，在寻求突破。雅君毕业于辽宁文学院研修班，早有文学作品问世，她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女作家，思想活跃，文路开阔，我们不时地可以在她与正才共同书写的文字中，窥视出一种女子的细腻和才气。

由于他们有这种文学修养，再加上他们常年不懈地对电视剧艺术进行研究，即使他们所写的一些行业片、娱乐片和短剧也有较好的文学品位，像描写矿山生活的《太阳雨》，娱乐片《黑蝴蝶之吻》，短剧《书摊前的自白》都不失人生感悟和感情

宣泄这个品质。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狄德罗说过：“情绪能表现得愈激烈，剧本的兴趣就愈浓厚。”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都领悟了这个道理，所以能把本是枯燥的东西，注入了艺术活力。

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正才和雅君这么多年一直忙于协会工作，尽管对电视剧艺术的本质和创作走向有了深刻地了解，但对当今艺术的源泉——沸腾的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生活缺少深入地体验和了解，这有碍他们创作出直射现实生活的震撼人心的轰动性作品。他们已有了产生这种作品的文学和思想素质，作为朋友，我拭目待看这种轰动性的辉煌。

以上拉杂文字，勉强为序，更主要的是它是友谊的见证。

1994年10月16日

杨正才霍雅君电视文学剧本集

目 录

序.....	李宏林
1. 《酸辣苦甜》.....	杨正才
2. 《彩色的河》.....	霍雅君
3. 《书摊前的自白》.....	杨正才
4. 《梦魇》.....	霍雅君 杨正才
5. 《空中惊梦》.....	杨正才 崔会庆
6. 《太阳雨》.....	霍雅君 杨正才
7. 《黑蝴蝶之吻》.....	霍雅君 杨正才
8. 《春雨》.....	霍雅君

电视单本剧

酸辣苦甜

(根据张兴元同名小说改编)

编剧：杨正才

上 集

春节前。

集市上，各种年货五花八门，叫卖声响成一片，熙熙攘攘的人们在兴高采烈地选购各种年货。

马路两旁的摊床前。

大人们领着孩子，叽叽喳喳地在争买各种鞭炮。

商店里。

人们喜气洋洋地在各种柜台前选购商品。

某铁路分局居民小区。

稀落的鞭炮声不时从远处传来。

一个楼口前。

身穿铁路制服的几个青年男女和几个街道妇女干部围着一辆手推车，在赵信的指挥下，正在往一户退休老工人家送年货。

老工人喜笑颜开地迎出门来。赵信拎着几条鱼走上前去：“王师傅，过春节还缺什么东西，只管说一声，我好找人替你张罗。”

老工人：“全了，不缺了，不缺了。”

一街道妇女拎着猪肉对赵信：“赵书记，你退休后整天替别人张张罗罗的，自己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赵信：“我自己有什么事儿？”

几个街道妇女对视了一下眼光，偷偷地笑着。

一妇女：“看来，咱们居民小区还真得成立个老年人婚姻介绍所，要不有些忘事的贵人哪，连自己过的什么日子都记不得了！哈哈哈……”

众妇女随声大笑起来。

赵信不以为然地：“这事急啥，都胡子一大把了。”

钱强的儿媳莉莉从一旁走来。

莉莉：“赵伯伯，啥事这么高兴啊？”

一妇女：“莉莉，有合适的，帮你赵伯伯物色一个。”随后对众妇女：“别看赵书记表面上嘴硬，这背地儿里呀，指不定怎么着急哪！”

众妇女又是一阵大笑，赵信十分尴尬。

莉莉：“笑什么？我看一个人儿过更不错，省多少麻烦！”

几个孩子在不远处点燃了一个爆竹，“轰”地一声，众人一惊，被吓了一跳的莉莉怒不可遏地训斥着不远处的孩子们：“你们这些猴崽子，想找死啊！”

孩子们喊叫着一哄而散。

赵信：“我说莉莉，怎么还不去医院接胖胖他爷呀？”

莉莉：“哪能不去呢，我这就回家找民民去。”

赵信叮嘱她：“别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莉莉边走边答道：“忘不了。”而后小声嘀咕地：“这个老赵头，尽操别人家的闲心。”

医院走廊里。

几个家属搀着几个轻病号向门外走去，身后洒落一串欢声笑语。

干诊病房里。

钱强独自躺在床上，望着天棚呆呆出神。

一阵喧笑声从走廊传来。

钱强不耐烦地翻了个身儿，眼神落在桌上的台历上。

镜头推近。

台历上，腊月二十三几个字样依稀可辨。

钱强的眼睛紧紧盯在这页台历上，视线开始模糊起来。

（化出）去年的今日，钱强的家。

饭桌上，酒菜摆得满满的。钱强与民民、莉莉及孙子小胖儿围在桌前，摆弄着碗筷儿。

钱强老伴儿端着一大盘子煮好的、热气腾腾的饺子走进。

民民刚要伸筷儿，钱强老伴：“别动，听我说，今天这腊月二十三的饺子与往日不同。”

钱强：“怎么？是猪肉馅的？”

钱强老伴儿：“少啰嗦。”继而为民民、莉莉：“我在这其中的一只饺子里呀，包了一个五分钱的‘钢蹦’，谁吃到这只饺子，明年准交好运。”

钱强兴奋地向儿子、儿媳示意：“好，吃！吃！”

高速镜头：

筷子。一双双夹着饺子，不停起落的筷子。

嘴巴。一张张大口大口不停吃着饺子的嘴巴。

镜头还原。

猛然间，被咯了牙的钱强叫了起来：“哎哟，哎哟……”

老伴焦急地：“吐出来，快吐出来。”

钱强猛一张嘴，啪的一声，一只五分硬币端端正正吐在老伴的手心儿里。

小胖、民民、莉莉一齐呼喊起来：“噢……爷爷（爸爸）交好运喽……”

老伴端起一杯酒，恭恭敬敬地递到钱强面前。钱强兴奋地

接过。

民民、莉莉也同时举杯站了起来。

莉莉：“来，祝爸爸明年交好运，步步高升！”

民民随声附和地：“对，步步高升！”

钱强老伴将酒杯递给钱强：“高不高升倒无关紧要，只要你爸爸身子骨结结实实的比什么都强。”

钱强的眼睛有些湿润，他感激地接过老伴儿手中的酒杯，深情地向老伴儿望着。

莉莉向民民递了个眼色急忙改口地：“对，祝爸爸精神愉快，健康长寿！”

民民：“对，健康长寿！”

钱强高兴地望了一眼酒杯，随后一饮而尽。接着捂嘴弓腰咯咯地咳嗽起来。

老伴望着钱强那副模样，深情地笑了。

钱强抹了一下嘴巴，开心地笑了。

笑声充斥整个房间……

现实。

钱强抹了一把涌出眼角的泪花，打开床头柜，开始收拾衣物。

刘护士长推门走进。

刘护士长：“钱处长，怎么？民民、莉莉他们还没来接你呀？”

钱强强作笑脸地：“他们工作忙，脱不开。不用打扰他们，我自己能走。”

刘护士长：“这两口子，大过年的，搞的什么名堂？钱处长，走，我送你回去！”

钱强将衣物装进提包推辞地：“不，不用，我又不是找不着家。说罢，拎着提包推开门向走廊里走去。

走廊上，张大夫提着听诊器从对面走来。

钱强：“张大夫，值了一宿夜班，还没走啊？”

张大夫：“这就走，钱处长，现在感觉怎么样？”

钱强：“多亏你呀！血压已恢复正常，胆固醇也不高了。”

张大夫：“如果回去后有什么异常感觉，随时来找我。春节期间要注意饮食，少喝酒，多吃素，祝您高高兴兴地过个好年。”

钱强默默地点了点头：“谢谢，谢谢。”而后痛楚地向前走

去。

张大夫疑虑地望着钱强背影出神。刘护士长从一旁走来。

张大夫：“刘护士长，钱处长好像有什么心事？”

刘护士长：“他呀，心事多着哪！自从去年春天死了老伴儿，一直打不起精神，加上退休以后，儿媳妇又常给脸子看，处境就更难了。老伴啊老伴，这人老了要是没个伴儿是够难的。”

张大夫心里一动，下意识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转过身来默默地走了……

张大夫在走廊上神色郁闷，步履匆匆地在走着。

居民小区副食品商店后院。

赵信与几个青年男女放好手推车。

一阵自行车铃声传来。

一位身穿邮差服装的姑娘骑着自行车驶进院内。

那姑娘翻身下车：“赵伯伯，您的信。”

赵信接过信：“好，谢谢了。”

送信姑娘：“不谢。”随后骑车远去。

赵信站在院内，打开信读了起来。

火车在原野上奔驰，赵信的女儿甜甜坐在车厢里，神色自得而惬意。

甜甜的画外音插入：

“爸爸，我乘腊月二十三的火车，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到站。为了让您有个思想准备，我必须写信给您，这次春节回去，我

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要解决您的婚姻问题，我去信和在部队的弟弟商量好了，已经给您物色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我想，您一定会很满意，不过，现在必须保密。”

火车呼啸着，向远方奔去……

赵信收好信，自语地：“这丫头，简直是乱弹琴。”而后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

突然，一辆救护车响着警笛，从家属区的小马路上飞驰而过。

赵信急忙走上前去拦住一个小伙子。

赵信：“小刘，知道谁病了吗？”

小伙子：“听说是铁路局的孙局长。”

赵信一惊：“孙明？”而后揣好信，匆匆向铁路分局医院奔去。

叠印。

赵信的一双腿变成了钱强的一双腿。

钱强拎着一个提包，在一条小马路上闷悠悠地走着。两旁宿舍楼的阳台上，劈劈啪啪地响着鞭炮声。

钱强步入一个楼口，刚刚抬脚迈上楼梯。

楼上传来敲门声音，钱强停住脚步侧耳静听。

钱强家门口。

一个小伙子在敲门，脚下放着一个装着各种年货的竹筐。

屋内传出莉莉的声音：“谁呀？”

小伙子：“我，小王，总务科让我给钱处长送年货来了。”

莉莉急忙开门迎出：“那就快搬进来吧。”

小伙子动手将筐搬进屋内。

楼下。

钱强的脚步在楼梯台阶上欲近又止。

楼上传来莉莉的声音：“小王，胖他爷的工资你怎么没给带来呀？”

小伙子：“我怕钱处长等钱用，给送医院去了。”

莉莉不冷不热的声音：“喝！你这腿儿可真够勤快的”随后砰地一下传来关门声。

钱强迈上楼梯的脚步一步步撤了下来。

钱强走出楼口向小马路奔去。

钱强在小马路上气冲冲地走着……

闪回：

钱强领着胖胖在楼前草坪前玩耍。

莉莉拿着一套儿童服装风风火火地走了过来。

莉莉：“爸爸，我托别人从广州给胖胖捎来一套衣服，您看好看不？”

钱强应酬地：“好看。”

莉莉：“可我……可我和民民都没发工资哪，您看要不要啊？”

钱强二话没说，急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四十元钱递给了莉莉。

莉莉演戏般地：“怎么？要了？”随后一把扯过胖胖：“胖胖，还不快谢谢爷爷。”

由于莉莉拉扯过重，胖胖哇地一声哭了。

钱强哭笑不得地转过头去。

现实。

钱强步履匆匆地在马路上奔走着。

闪回：

夜晚，钱强的家。

钱强戴着老花镜在桌上写着什么。桌上，放着几本厚厚的有关治疗职业病方面的书籍。孙子胖胖蹲在地上摆积木，墙上悬挂的石英钟指向九点半。

室外：

民民和莉莉衣冠楚楚步上楼梯。

民民上楼边哼哼着舞步的节奏：“冬卡卡、冬卡卡……”

随后对身后的莉莉：“莉莉，你看我‘快三步’有进步没有？”

莉莉不悦地：“进步个屁！笨的像头驴。”

室内。

钱强仍在伏案疾笔。

“咚咚咚。”门外传来敲门声。

钱强停下手中的笔：“谁呀？”

门外：“爸爸，是我，民民。”

钱强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开门。

莉莉民民走进。

民民望着桌上的书籍纸笔，边脱衣服边询问地：“爸爸，您还写呀？”

钱强哼了一声算是作了回答。

突然，莉莉蹲在地上扒开胖胖的裤子惊叫起来：“哎呀！怎么尿成这样？”说罢拎起胖胖，对着屁股打了起来，边打边旁敲侧击地：“没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

写字台前。

钱强摘下老花镜，慢慢放下手中的笔……

现实。

钱强神色忧郁地在马路上继续走着。

医生办公室。

张大夫正在收拾病历和听诊器。

赵信急匆匆推门走进。

张大夫：“赵书记？”

赵信：“不要称官衔，再说我已经离休了嘛！”